

## ● 医学教育 ●

引用:许盈,冯一丹. 近代湖湘中医药课程与教材的知识建构[J]. 湖南中医杂志, 2024, 40(3): 98-103.

# 近代湖湘中医药课程与教材的知识建构

许盈<sup>1,2</sup>, 冯一丹<sup>1</sup>

(1.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 长沙, 410208;

2. 湖南省马王堆医学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13)

**[摘要]** 深入探讨近代湖湘地区中医药教育在新旧观念交锋和中西医学对话中的转型过程, 在详尽回顾湖湘中医药教育历史及其课程体系演进的基础上, 以湖南国医专科学校为案例, 着重研究其教材编写的内在逻辑、结构特性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揭示了教材知识建构如何受当时社会变迁和政策导向的显著影响。通过融合中医知识与西医科学, 近代湖湘中医药课程与教材在促进中医药教育的现代化转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此项研究对理解中医药知识体系的现代演变提供了新视角, 对当前中医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近代湖湘中医药; 教材; 知识建构; 湖南国医专科学校; 中医教育

**[中图分类号]** R2-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6808/j. cnki. issn1003-7705. 2024. 03. 024

关于“近代”的概念以及时间上下限, 史学界尚存分歧<sup>[1]</sup>, 中医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本文根据近代湖湘中医药教材的知识建构特征, 将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大致限定在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经历了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等社会改革, 其中包括近代中医药教育领域的变革。以中医药教材知识建构为主体的近代湖湘中医药教育由被动卷入进而主动认知, 由理论自在而理论自觉, 是相当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本文从史学角度梳理近代湖湘中医药教材知识建构的历史进程, 从社会情境的角度揭示政治伦理、文化意识、价值取向等内在、外在因素对近代湖湘中医药教材知识萌生、形成、传播的形塑, 从而探讨其对当时和当下中医学教育的启发和影响。

## 1 近代湖湘中医药教材编写进程

在近代中医教育剧烈激荡、自我革新的历史进

程中, 湖湘中医药教育的辉煌成就在全国医学教育领域亦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从清末湖南医学实业学堂的设立,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科学主义在中医教育的深入影响, 湖湘地区中医药教材编写的历程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动荡变迁的大背景, 也昭示了教育革新与知识演进的紧密联系。近代湖湘中医药学校基本情况见表1。

1.1 清末湖南医学实业学堂 鉴于两次鸦片战争以失败而告终的惨痛教训、太平天国运动等尖锐的国内矛盾, 清政府中的改革者以“求强”“求富”为首要目的进行了重大变革。洋务派满足外交、军事急需而主张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军事、科技被维新派批判为既“无实”又“无用”, 培养的人才对国家没有实际益处。十九世纪末, 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 清政府接受维新派主张, 全方位进行调整, 实施新政。1898年, 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 确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方针, 这是新学制最显著的特点, 讲求实学的近代实业教育制度得以确立。

1903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清廷官办湖南医学实业学堂,是湖南省官办医学教育的开端。维新派主张实业救国,医学堂详定章程充分反映了创办学堂的实用价值。考试定题突破了传统八股选题,选定切合社会实际的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论”评定甲乙,招收15~20岁学生20名。其课程设置原则为“以中学为主,以内科为先”,符合“中体”的框架和中医学知识理论体系特点;另添外科,采取西法。主要课程规定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前者包括《内经》《外经》《难经》《仲景伤寒论》《医宗金鉴》《李濒湖脉诀》等,后者包括体操、修身、伦理各科,学满3年毕业。其余皆为中医界筹资或自办学堂,均注重中医药专门知识技能的学习实践,试图通过中医教育培养保存发展中医药实学需要的人才,从而达到实业救国的目的。

1.2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实用教育中医学校 五四运动兴起后,近代中国由学习“西语”“西艺”,进而学习西方制度,到思想领域有比较清醒认识的自为阶段,执世界教育改革牛耳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迎合了当时我国教育界的需求,中医药课程、教材的教育教学实践落实并贯彻了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

1921年,湖南等11个省区教育会向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递交《学校改革系统案》,一年后,北洋政府教育部对系统草案稍作修改,由徐世昌下令颁行全国,这就是1922年的“壬戌学制”。新学制采用“六三三制”,主张教育要适应社会进化变革的需要,提出“以职业教育系统代替实业教育系统”等七项标准作为新教育的指导总纲。

实用教育直接指引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湖湘中医药课程、教材的教育革新实践,以湖南明道中医学校为代表。1924年,郑修诚遵行允许单独设置中等职业学校的规定,召集多方捐资呈准备案创办湖南明道中医学校,校址在长沙市宝南街一条巷,学制3年。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学校强烈反对以既有知识为中心的教学内容,注重从中医临床需要出发,倾向于中医实用知识的传授,开始统合理论和实践内容,自编《脉诀大全》《伤寒易知录》《药性类纂》等教材。其中,《脉诀大全》为郑修诚编纂的脉学讲稿,共辑入脉学专题论

述20篇,重点论述28脉,每脉分“证古”“体象”“主病”“兼脉”“精言”等,初具近代教科书的雏形,启发了此后各地中医学校自编综合性教本的体例。

1.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科学主义中医学校 科学教育思想萌芽于清末兴“西学”,培养洋务人才的运动,此后日趋蓬勃,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带来更高层次的科学洗礼,学界对科学问题开始反思,各种科学团体和机构纷纷成立,科学教育进入实施阶段。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岩提出的《废止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首令禁止设置中医学校,将全国原有医校一律改称传习所,排除于学制系统之外。湖湘中医药界首先发难,奋起力争,公推吴汉仙起草《驳卫生部余岩废止国医决议案通电》,得到全国中医药界响应。这一事件引发了两个结果:一是1931年国民政府核准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主要任务为用科学方法整理国医药学术,二是促使近代湖湘中医药界将科学运用于中医药教育,兴办多所中医学校(见表1),探索课程和教材知识构建,实现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方法的教育目的。

1933年,由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等多方筹资,湖南中医药界人士易南坡、郑守谦、吴汉仙等组织成立国医专科学校校董会,1934年春以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呈准备案正式招生办学。学生修业期限定3年,前2年半在学校授课,后半年安排临证实习。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各专业学科均按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国医学术大纲规定安排,分为基础医学和应用医学两大类。课程中的科学教育内容分为3种:第一种是物理学、化学、生物等理科的基本科学知识;第二种是针对医学专门学校的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等近代医科知识;第三种是内难学、内科学、外科学、妇儿科学等传统医学知识。课程采用学分制,学生必须学习必修、选修科目获得72学分方能毕业。学校成立教材编纂委员会自行编印各科专业教材,教材编写注重扩大、加深科学内容,吸收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努力提高教材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校组织大纲规定的办学宗旨——用科学方法整理国医药学术,培养造就中医药专门人才保持一致。

表1 近代湖湘中医药学校基本情况一览表

学校名称	创办时间/年	学制/年	创办人	主要课程	使用教材
湖南医学实业学堂	1903	3	俞廉三	内经、外经、医宗金鉴、李频湖脉诀、难经、仲景伤寒论、伦理、修身、数学、物理等	
私立湖南针灸讲习所	1922	3	谭容园	针灸问答	
私立湖南明道中医学校	1924	3	童子琼	内经、伤寒、金匱要略、脉经、温病	《伤寒易知录》《全体病原类纂》 《医径》《脉诀大全》等
中医研究社	1927	4	陈渠珍	伤寒、金匱要略、本草备要、医方集解、脉诀	
中医研究会	1930	1/2	长沙市国医公会	生理、病理、内经、药物、伤寒、金匱要略、温病、诊断	
湖南国医专科学校	1934	3	张牧庵等	中医学各科	《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等
常德国医专科学校	1937	3	张仙舫	内经、伤寒、温病条辨、本经疏证、针灸	《中西生理合璧》等
湖南中华医学讲习所	1939	2	肖湘楫		《最新伤寒折中》等
中国针灸专科研究社	1939	1	鲁恩锡		《针灸问答》等

## 2 以湖南国医专科学校为例总结近代湖湘中医药课程与教材的知识构建

2.1 分科设学,教材标准化 清末的中医教育,大多仍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著作作为教材。清代太医院组织编纂的《医宗金鉴》是较早进行分科编纂教材的尝试。北洋政府时期,长沙明道中医学校郑修诚主编《全体病源类纂》《脉诀大全》已经用于教学。随着教学活动的开展,创建于1934年的湖南国医专科学校,作为湖湘近代规模最大,开展中医专科教育时间较早较长的学校,校董事会诸多中医界名家已注意缺乏分科设学,知识构建杂乱是中医被嗤之为“不科学”的重要原因。当时湖南国医专科学校除使用的理、化等普通学科教材多为各大书局出版外,其他医科课程都没有统一教材,多由学校教材编纂委员会按照《整理国医学术标准整理大纲草案》中“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不背于近世学理者,用科学方法解释之”的指导思想自行编订<sup>[2]</sup>。湖南中医学者刘岳伦提案《请召集全国名流来馆先行编辑生理病理诊断药物四科讲义以统一教材案》中述及各省市县设立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多是自行编辑<sup>[3]</sup>,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各执一见且失之附会,以致学生无所适从,因此召集名流编订四科讲义,以期作为全国中医学校通行采用的统一教材。其中,吴汉仙、刘裁吾合编《病理学讲义》,刘绎编《生理学讲义》,罗振湘编《诊断学讲义》,均属于近代医科基础课程教材,现存湖南国医专科学校铅印本,后因战事由长沙迁往衡阳,原有教材毁于战火。对于内经、伤寒等传统中医药学经典课程,教材内容也颇具特色,注重实际的较完整的科目体系,如欧阳履钦编撰伤寒和金匱讲义,后以《伤寒折中》

《金匱折中》的书名出版,以备教学需要,与广东、上海等中医学校共同掀起了教材建设高潮。湖南国医专科学校课程教材概览见表2。

表2 湖南国医专科学校课程教材概览表

类别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公共类	国文		
	外国文		
	中医类	伤寒学	《伤寒折中》
		金匱学	《金匱折中》
		内杂学	《内科学讲义》 《医学讲义》
		处方学	
		妇儿科学	《妇科学讲义》 《幼科学讲义》
		花柳科学	
		针灸科学	
		医学通论	
		医学史	
		病理学	《病理学讲义》 《中西病理学合参》
	诊断学	《诊断学讲义》	
	伤科学		
杂病学			
药理学	《药理学讲义》		
西医类	眼科学	《眼科学讲义》	
	喉科学	《喉科学讲义》	
	生物学		
	理化		
	生理学	《生理学讲义》	
	解剖学		
	卫生学	《卫生学讲义》	
	药理学	《国药体用笺》 《医信撮存》	
	救护学		
	外科学		
传染病学			

2.2 内容提倡衷中参西 《病理学讲义》由当时副校长吴汉仙、刘裁吾合编,分三编,六十五章。中医占主要部分,其中每一章节均附西说,特述于纲要于左,附西说部分是用中医语言解释西学。如第一编病理概述,概述了六经与病理之间的关系、与时令病之间的关系,恶寒发热之原理、外感伏邪的研究与辨别、伤寒三表法等。后附西说病理与调节功能之关系、病理与细胞实质之变化等。本讲义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此编之用意在于洞彻中医西医之所以然,取中医之经验释西医之理论,又探西医之理论证以中医之经验,从而达到中西医学融会贯通的目的。

《卫生学讲义》由易南坡编纂,分为两篇,一共十章,二十四节。第一篇讲个人卫生,物资卫生应从衣食住行入手、精神卫生包括养心及养性、妇婴卫生等,第二篇为公共卫生,其包括工厂卫生、家庭卫生、学校卫生、乡村卫生及防疫措施等。编者认为卫生者应是保卫人之身体,并使之长享健康之福而免疾病之灾;祖国卫生学多注重个人精神调养之卫生,公共卫生清洁则需借助政府才能实现人民服从,从而达到清洁公共之卫生的目的。

《生理学讲义》编者刘绎尝试中西医内容结合,沟通中西医理。该书以《黄帝内经》为蓝本,进行了整理、分类和修订,是中西合璧的现代理念和中医科学化在中医教育中的具体体现。全书分六章,包括全体总论、内部各论、里部各论、表里各论、脑髓五官各论、生殖分泌各论。全教材以中学之说诠释西学之意,如第十五章“物质与代谢能力(一)”,其载“《内经》云: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如此变化出入,以营物质代谢与能力代谢相互之生活,其作用有可言者,吾人深知形之归气,必排除其有质之物于体外,而后可以继续摄取有形而纳之”,后赋予西说。虽然统整中西医的知识尚显生硬,有不少删减和空白,但教材的出现使得近代中医与西医对话,内容和形式出现“近代化”的表征。

2.3 形式以散文语体为主,编者经验融合西说代分科教材《医宗金鉴》在形式上以韵文歌诀为主,体现传统中医教学记诵为主要的教学方式。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汇集众多湖湘名医,如吴汉仙、刘裁吾、刘绎、易南坡、郑守谦、罗振湘等,因教学需要而编

撰近数十种教材。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语体,得到学界的广泛支持响应。由此,教材编者坚持文言文散文语体在医学教材上的主体地位,同时不可避免地将白话词句掺入其中,形成了文白相间的书面语言,句式长短不一,语言通俗易懂。他们以传统中医学知识为基础,同时融合近代西医药知识,中西共治一炉,建构了中西汇通的中医药知识体系。如《生理学讲义》中编者以中说诠释西说来比较中学与西学异同点,在第十章“肺与便溺”中记载,溺之出于膀胱,西医以为膀胱括约筋受溺之压迫、则开弛而溺出也,倘溺癃闭而不出,则用剖之及抽之之法。中医于此治法颇多,尤以开提上窍为奇。则溺之不出,关系于肺者深矣,兹就由肺气影响于溺之不出及不约病理述之,以澄明肺主治节之生理。显示出编撰者敢于突破家传私传的陈规,将个人临床经验和对中医药学的认识融入教材。

同时,编者的病历书写模式也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避免空谈理论,讲解后会附几则具体医案。对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整理、对中西医结合的观点,还是对疾病的临床认识等无不渗透编者本人的学术体会。如《病理学讲义》中附西湖医社实火治验一则全过程,共有四诊,题头为患者姓名、年龄等患者信息,证候分既往症、现在症两方面,诊断具体有病名、脉象、舌苔等内容,并细述病理,下述具体治则处方用药。这种模式丰富了教材的内容,提高了教材的实用性和趣味性,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对于促进中医学的继承与创新、中西汇通融合起到了关键作用。

### 3 近代湖湘中医药教科书知识构建的社会情境

3.1 文教政策影响下中医药教材编辑的自在与自觉 清政府于1903年制定《奏定大学堂章程》,第一次全面引进了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明确规定医科大学分医学门和药学门,医学门共设29门课,中医课列29门课之首,但只有第一种为中医教材。这种形式上居于领导地位,实则其势可危的局面对中医界无疑是重创。1912年新定学制,国家教育体系的课程有西医而无中医,行政序列堂而皇之屏中医于教育门外,加剧了中医教育发展环境的恶化。“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义及参考书,则取他人之长而国粹仍得昌明,不致

蹈日本之覆辙”<sup>[4]</sup>。“教材编订不成,则中医前途,更何堪设想,宁非今日之一大危机耶”<sup>[5]</sup>?“当今急务,仍以整顿方书及编辑讲义为要”<sup>[6]</sup>,编订教材问题不只是保存中医药学术的基本要求,还是关系中医前途的重大问题。中医教育界对教材编辑重要性达到普遍共识,意图改进并统一教材而极力谋求自身的改进。

近代史上并未出现全国统一的中医药教材,各中医学校的教材也因时而异,两次教材编辑会议标志着近代中医教育已经成熟。1928年中医教育界召集十一校中医学校教务负责人员组织全国中医学校教材编辑委员会,尽管第一次交流教材编辑经验,对教材编辑的指导思想意见不一,但“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之理论,制为完善之学说”<sup>[7]</sup>成为近代中医教育发展的方针,也成为编委会均可接受的基本原则。1929年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召集第二次中医学校教材编辑委员会,会上决议了29门课程,全国医药团体总会负责收集新教材分发各校参考交流后再集中修改,定为课本,解决了统一课程教材的问题,为再次请列中医教育加入学校系统做准备。

为了中医振兴大计,在两次教材编辑会议之前,湖湘中医界已多次提案,1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一次会议在长沙召开之际,湖南提案分析了我国卫生发展形势,动员教育界最有影响的团体支持中医教育,请求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规程<sup>[8]</sup>。以编辑教材、统一教材为主要目标的教材编订会议,广泛聚集了全国中医学校等民间力量的合力,争取到官方的文教政策支持,统一中医教育向前迈了一大步,对近代乃至现代的中医教育均有深远影响。

**3.2 教材编辑价值取向的趋同与显异** 在中医界反废止、求生存的过程中,中医界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必须改善中医教育自身,符合近代医学教育精神和价值取向,方能有存续和发展的空间,基于这一思路,中医界以课程教材建设为着力点,在中医药教材知识建构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和不懈努力。

一方面,近代学科教育的特点是教育分科化、教育社会化,学校组织严密,分工精细,课程系统条

理,教材统一标准,循序渐进。统一学制为底色,统一课程、统一教材为途径,系统地整理传统中医知识是中医教育向近代转换的起点和必要前提。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课程设置,也渐渐移植了这一思路。这些课程貌似西医学校而兼备中西医,表明中医药知识理论转型是与西学“求同”的总体走向。中央国医馆指令湖南国医分馆呈送各科讲义备案<sup>[9]</sup>,已经是主动认知到学生们这时要学的既不是一家之言,也不是几本中医经典。所以,编辑教材实属近代中医知识建构“首先之急要”<sup>[10]</sup>,近代中医界在中西医知识之间取舍辗转,最终的目的是打破中西医学的隔膜,在分科体系内妥善安置中西医,兼通的主张相承。

另一方面,中医药学自身产生了鼎故革新的契机。与西方医学知识“显异”,显示中华民族自然禀赋、独特文化传统而形成的中医药知识的特殊性,同时解构传统医学知识体系的思维模式,重建中医学知识统系才可为中医学提供全局的完整的学术形态和价值体系。《病理学讲义》所载“病理教材,当取内经关于病理学说为主,而以西说附之,以谋国医之发扬光大”代表了近代湖湘中医界对教材编辑价值取向有双重涵义:一是形而下的需求,中说为本,关注气化学说等为核心的实用科学,解决现实的临床医疗问题,二是陈列中西学说,抉择中西之精华,阐释中医学自成一家的理论特色,以求在世界医学学术中征信于世界。

**3.3 科学编订范式的变迁** 作为学术名词的“科学”概念一以贯之地活跃在中医药领域,与清末至五四的社会情境相生相伴,前者有谭嗣同为代表的湖湘维新派提倡以西洋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作为政治在内的社会各种专门事业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方法,后者有湖湘中医界遵照中央国医馆提出用科学方法整理国医药学术编纂各科教材,“科学”编纂范式历经变迁发展。

晚清新学制的颁布,作为中国分科设学的枢机,开启了中医界对中医学“科学”内涵的比附。“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集合,时至民国,凡可分科设学或分类研究的知识门类便是“科学”。中医药学不但是中医药知识的学术集合,也存在从粗识到细解的学程次第。中医教育界选择编译教科书

作为传递“科学”的方式,且强调中医药学知识和思想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可以把学问表达得有系统,浅近明白,符合当时大多数国人缺乏基本辨识能力的认知水平。1904年,清末中医界的领导人物何廉臣撰文言:“今日中医开智莫若仿欧美治科学之法,先编定教科书”,强调教科书对中医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以科学方法编辑整理教材。从1924年郑修诚编译《脉诀大全》到湖南国医专科学校的教师投入极大热情编译中医药学教科书,大多出于这样的心理。

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从一个宽泛的、以分科为特征的概念术语向整体的、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系统学术体系转换,只有尚未成为科学的知识 and 学问,没有不能成为科学的知识 and 学问,取决途径在于经过系统排列是否整齐,是否可条理。中医学也面临着取得科学资格的问题,如何在中医教育和中医教材改革中直接实践,如何用科学的方法赋予中医药教材科学性,成为近代湖湘中医药界重要的思考路向。湖南国医专科学校董事长易南坡言:“中国卫生医学,其初以不合科学,其终可证之以科学之理,益信我国固有之学理,可以垂法后世者,无往不合科学矣”。其所编纂的《卫生学讲义》等教科书作为“科学”的载体,体现了从中西医汇通到中说为主、参合西说的理论转变,从含混概念到统系条理的思路上的更替,可见中医学成为系统性科学已经不是问题,中医教育“科学化”的基本内涵在中医教育界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 4 结 语

纵观近代湖湘中医药课程与教材的知识建构历程,我们可见一段波澜壮阔的医学教育变革史。在西学东渐、新旧交替的时代潮流中,湖湘中医药

教育不仅经受了磨砺,更实现了自我超越,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通过湖湘中医药教科书知识建构的解析,能够深刻理解中医药如何在近代社会变迁中适应并发展,如何为中医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同时亦可观照一个不断发展变革的中医药教育形态,这一形态不局限于地域与时代,而是呈现出一种深远的文化影响力与理论深度,对今天乃至未来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展现出了无限的启示与可能。

#### 参考文献

- [1] 孙占元. 中国近代史通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10-13.
- [2] 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学术标准大纲草案(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学术整理委员会会议通过)[J]. 神州国医学报,1932,1(4):1-5.
- [3] 刘岳崧. 请召集全国名流来馆先行编辑生理病理诊断药物四科讲义以统一教材案[J]. 国医公报,1935,2(6):11-12.
- [4] 袁桂生. 振兴中国药业之计划[J]. 实业丛报,1914,16:34-37.
- [5] 许小士. 对于整顿中医希望编辑讲义暨恽氏学识优劣[J]. 三三医报,1926,4(5):3-8.
- [6] 谭次仲. 从事实中论中医教材问题:中医对编订前途应有的认识、提倡两项办法藉利编订进行[J]. 华西医药杂志,1947,2(8):5-8.
- [7] 蒋文芳. 中国医学院院务情报:本院教育方针及今后之改进[J]. 国医文献,1936,1(1):174-177.
- [8] 中医请求加入学校系统之文件[J]. 中华医学杂志,1926,12(1):73-80.
- [9] 令湖南国医分馆据呈送名册章程履历各科讲义准予备案已迳令该校知照文[J]. 国医公报(南京),1935,2(5):18.
- [10] 陈无咎. 为编辑中医教科书进一言[J]. 医界春秋,1929,39:3-4.

(收稿日期:2023-11-22)

[编辑:徐琦]